



皇天后土

HUANGTIAN HOUTU
NAN YU JIAN

南豫见著



南豫见著

皇天后土

HUANGTIAN HOUTU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皇天后土

南豫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永清县第二印刷厂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1/2 插页2 字数31000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6-1723-0/J·1531

定价: 11.60元

内 容 简 介

儿提时的申新不慎坠入冰河，岸边熙攘的人群中，麻木观望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村支书红旗妈指令数位围观者下水均遭拒绝后，唤来了独生儿子。红旗毅然扑入冰河，申新得救了，红旗却永远离开了。从此，红旗妈与沦为新寡的桃子却好心未有好报，十年间，坎坷坷经历了尘世鲜为人知的磨难。后来申新成了这里的一霸，红旗妈与桃子婆媳二人还有这贫困封闭的老区将面临怎样的变化？这一切能否出现奇迹？这是《黄天后土》告诉您的曲折动人的故事。

小说集《黄天后土》是作家南豫见展示现代新生活的一幅瑰丽画卷，有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亦有茅屋村舍的小桥流水田园牧歌；有动人心魄的流血和不流血的拼杀格斗，也有缠缠绵绵的或传统或新潮的男女恋情……全书的文笔儒雅颇具书卷气，该凝重处则凝重，该清丽处则清丽，激越处如大江奔腾，舒缓处如叮咚溪流……此作还具有浓重的中原地域特色，乡土味儿、小城味儿、都市味儿，各色纷呈不一而足，将中国大地的现代生活张扬得沸沸腾腾斑斓似锦，而中原为华夏古文化的发祥地，此书无疑更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黄天后土》适合各界的读者朋友，文学爱好者、青少年读者、民俗文化研究者……一册在手即可心满意足，何乐而不为？

前言

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我真实地领略了生命的一片萧然。初冬时偶感一次风寒，因懈怠竟成顽疾。窗外不时地飘着雪花响着寒风，也凛冽着生命风景的寂然、孤独和冰冷。浸泡在凉凉的回忆里，我眼前是一片云烟氤氲的沼泽地。

为文二十年，我是踏浪而来踏浪而去，难得有短暂的平静，无论是生活使然还是我主观使然。记得我七年前的第一本小说集的后记里曾有过这样的话：我憧憬着浪花依着浪花，簇拥成一团，轰鸣着汹涌而去，管它礁石呢海沟呢。也终于有了南海之行，领略了海的神秘与美妙。虽然“深深的海洋”不时地在耳边萦绕，不论今后是淡释还是淡远，这无疑已成为我生命的陈迹，永远珍封在心底。上帝饶恕我！

躺在病床上我这么想，无论今后上帝赐我日月的短长，我的生活准则是：惟我观潮望君下海。认认真真地为文，本本分分地为人。

从十四岁推动机油壶开始，我就领略了学徒工的劳累与艰辛。那片偏僻的土地，成排成行的箭杆杨，还有那一条终年流淌被叫作鸡爪沟的小河养育了我。而我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首先得感谢一位造反起家的生产队长。在那个年代作品被编辑部通过后，还要寄给单位一份调查表，其中必须组织上签字盖章的一栏是：作者的政治表现如何？是否同意发表作品？

后来我才知道几份调查表，都被这位狗日的队长压住了。我不

顺一切地把状告到上级党委。一位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你这么做法是违法行为。他在我面前是野狗，可在上级面前却是兔子。受过批挨了熊后，他更拿我当出气筒，全力地结我较劲儿，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他当众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本事再大就是管驾云飞天我也不需要你！

面对这种残酷的压制，我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发愤地写。我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是在一盏昏黄的柴油灯下熬过的，万把字的小小说保证每星期一篇。一篇篇脱巢而出，又一篇篇燕衔而回。狗日的队长不止一次或当面或背后乱嚼舌头根子，说也不尿泡尿照照你的脸，还说扫帚疙瘩戴个帽也想当作家。我是机务工通晓弹簧的作用与反作用，你越压我写的劲越足，心想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终于感动了上帝——当时全省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河南文艺》。接多次稿通知我义无反顾地北上了，不给工资不报销差旅费去球，不就是钱吗？老子不在乎！

我住进了省委一所西楼216房间，一万八千字的稿子我连改带誊一星期弄了五遍，足足九万字的工作量。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和四个小时的觉之外，我都是在桌子前面度过的。开始我还保持着机务工的食量，一顿能吃半斤。到最后整天还吃不了二两。完稿后，我的精神一下子到了崩溃的边缘，摇摇晃晃离开一所的情状如驾云。没敢去挤公共汽车，我害怕被挤死在车上。距火车站也就是五、六华里吧，我整整走了六个小时。

谁知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后，竟遭到非难，一时流言四起，使我感到，这是一片多么可怕的沼泽地！要么陷进去被它吞没，要么咬咬牙超越过去。那时支撑着我，不奴颜婢膝昂首做人的就是一篇篇变成铅字的作品！

后来随着入世渐深，以及对文学的进一步理解，我开始意识到这片沼泽地对我的重要，这是珍贵的文学宝藏呵。我想我将来用以“枕头”的作品，也会从这里开掘。这是生活最宝贵的赐予！从而，我打心底原谅了狗日的队长，还有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感谢

他们从另一个方面成全了我。后来当我在一个党委机关有一点小权的时候，我把他的女儿安排进了一家医疗卫生单位，这是他家几代人中第一个走出黄土地的人。

美国人安·比尔斯对“作家”一词的定义是：一个买卖旧词的商人，他最爱听稀奇古怪的东西。对这个出自《魔鬼辞典》的释义，我诚惶诚恐。当文学一步步滑向买卖，作家一步步演变为商人时，文坛就不再称其为文坛而堕落为文场了。

因为生计所迫，我先后辗转过几个地方。无论是搞行政写公文，或者写新闻编报纸，还是编刊物写小说，反正都是同文化人打交道。在这个圈子里，你的作品少了名气小了，人家瞧不起你；你的作品多了名气大了，人家眼红你嫉恨你。特别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文场”涌进一批伪文化人或准文化人后，这里便无风三尺浪难得平静。这有如街头的风味小吃区，人家好好的摊位正卖着哩，又加了你一个烧饼炉子且手艺不错，一下子把客户拉走不少，这不影响人家的生意么？刻薄的说法这叫“同行是冤家”，文明地说是“生存竞争”。

现在我想通了，对比自己有能耐的人，你嫉妒人家眼红人家起什么作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下大工夫拿出扎扎实实的东西盖他的帽，这才叫本事叫能耐叫大家。碰上举八丈长的杆子也够不着你的人，压根就没必要拿他的狂话当回事，这叫犯不着。他一激你就起急正好上他的当，说穿了你的时间比他的值钱，你的命也就比他的命金贵。不陪他练招儿，一交上手吃大亏的是你。想到此你就会泰然处之，很平静很坦然。想想你不往他设好的套子里钻，让他瞎折腾白忙乎一场，岂不快哉？

因为文学是一种很微妙的思维活动，它的最佳状态是静静地处于不受任何干扰的内心生活，唯有摆脱喧嚣的尘世后才能完成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由此才可以聚敛超越时空的精神内核，向着无限的思维空间开放与辐射。在这种静观与审视中把自身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对人生悉心咀嚼才会渐渐步入人类大智慧的话题。在这

里，一切物化的诱惑都如淡淡的晨雾一样稀薄，唯有艺术的魅力制造的强级磁场，令作家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就文学创作而言，没有心平气和会使人丧失自我失掉个性之说，智慧火花的闪耀与一波三折的连珠妙语只有虚静而后生。卑琐的行为会扼杀掉人的才华与能力。如果目光仅仅专注于某种事务性的操作之中，艺术发现与艺术联想即会挤出脑海，距思与法等形而上的路径越来越远。这对一位以创作为毕生追求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致命的，当然这对那些仅仅把文学当敲门砖的人来说则另当别论。

我努力地身体力行着，基本封闭住了与四周庸常关联的渠道，冷静地构筑了一面高墙一堵堤坝。这里没有日常的扰攘和外事的喧闹，虽然孤独寂寞，但守住了孤独和寂寞，便守住了精神不至坍塌的最后防线，很自然就进入了文学创作的佳境。这里充盈着精神创造的乐趣，混沌的浊气被驱赶，人变得雪涤般爽清洞明。这里还活跃着所有可能发生的情节和故事，思想的火花由星点引发开去，燃烧成一派云蒸霞蔚之壮观。于是，一封封约稿信如报春的燕儿翩翩飞来，已呈应接不暇之态势，由过去的“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

但我不为目前的现状悲，亦不为目前的现状喜。可以引为自豪是，无论是逆境抑或顺境，没有把头低下来奴颜婢膝，也不曾把头昂得高高目空一切。在迄今已出版的三本书及发表的一百六十万字作品的过程中（包括九次转载、十二次获奖、两篇以英文译介到国外），本人与任何出版单位的责任编辑还没有过任何作品以外的非正当交往，包括一盒烟一瓶酒，一直保持着人格的完整。或许我这一生也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最高的目标，但我会把完整的人格保持到生命的终结。

令我欣慰的是，赶上了一个多么好的时代。目前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最佳时期，出大作品出大作家的时候到了。对这一点在文学圈内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很感激组织上给我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为我步出文学的沼泽地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如今，我静静坐在彩色显示屏前，随心所欲地敲打着键盘，悦耳的电脑声唤起我艺术精灵的腾飞。我明显地感觉到世界小了，江河短了，日月长了。由此而生的联想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艺术感觉从未像今天这样好。

我不清楚目前我是不是已把那片险些窒息我淹没我的沼泽地远远地抛在身后，但我确已目睹了明清的滥觞。我想朝后去无论是汹涌澎湃的江河，还是清清亮亮的流溪，亦或是一股汨汨山泉，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全心地投入了全力地参与了，这起自很时髦的一句话：重要的是参与。我想奥林匹克精神不仅施用于体育界，也同样施用于文学界。因为它是人类最崇高的意识形态。

俱往矣，混混沌沌的沼泽地。

从此后，惟我观潮望君下海，更加静心写世界。

目 录

前 言.....	(1)
面 纱.....	(1)
玫瑰陷阱.....	(12)
青枫叶.....	(23)
晚香玉.....	(33)
中学轶趣.....	(44)
僕の喜剧.....	(51)
泥塘边.....	(57)
太极真功.....	(65)
进入角色.....	(71)
幸运的猴子.....	(81)
拔 树.....	(93)
昨夜星辰 今夜星辰.....	(109)
照亮故乡.....	(150)
皇天后土.....	(173)
切栗木烟斗的人.....	(239)
暖风轻轻吹.....	(295)

面纱

他抹了一把脸，抬了抬有几分酸涩的眼皮。黑沉沉的天空一个劲儿地抛掷由银亮雨丝编织的网，一张压着一张，叠成了明晃晃的水，汇成无数道小溪朝两边的路沟奔去，把路面上的脏污冲洗得干干净净。

车悠悠地停住了。一位顶着朱红色手提包的年轻女人冲上来了，她立即成了众目之的。

是她，林秀！他眼皮的酸涩感旋即消失，油然记起了那曾照耀过他的两只明亮的大眼睛，也记起了关于她的一段不光彩的故事。他突然为那一根游丝般的莫名惆怅找到了答案，它一直萦绕在他这段最得意的岁月之中呵，前天晚上看《海滩上》时，他好像发现了她那双灯盏一样的眼睛。

她在一扇没有玻璃的窗前停住了，掏出一叠稿纸擦去泼在空位上的雨水，就在他坐下的当儿，她才发现他，并读懂了他的目光和表情合奏的一首无韵无字的歌儿，沮丧的雾也闪电般地飘落在她的脸上，刚才怎么没有看到他？这位声闻小城的“秀才”像一座灯塔，一直耸立在她感情的海上闪闪发光。而她又仿佛一只小舟，虽回避不了灯塔的吸引，却又得远远地绕开它，不能接近。她迅速而认真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车上除了他之外，其余的面孔都是陌生的，便把灯盏一样的目光直射向他，这对她来说已是少有的勇敢了，因为女人的胆量和主动性毕竟是有限度的。

他很清楚她的目光的内涵，别说他木然地转过身去装作视而不

见，就是轻描淡写地点点头以示礼貌，也会像一盆冷水兜头泼过去，熄灭这两只明亮的灯盏。强烈的自尊心会在她心中筑起一道高厚的墙，把他冷冷地隔在另一边。可他现在是一家厅局级企业的办公室主任，怎能对女人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过分的亲近？就在她的目光尚未移开的一瞬间，他做出了恰到好处的表示：微笑着抬起右手，朝空位上点了点，并朝右边欠了欠身子使空位的长度再增大些。

她完全理解了他的暗示，起身迁徙了。

一种惬意的微笑悄悄地跃上了他的嘴角：“你去哪儿？”

“郑州。你呢？”

他的心情变得格外快乐了，刚上车时的困倦顿作云雾散，几乎是用音乐般的韵味儿和节奏做了回答：“咱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咱们”这一称谓的甜蜜使她的脸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情不自禁地朝他亮了亮大眼，扭过脸去时抿嘴笑了。

随着笑，她眼角延伸出几道细长的纹路，这纹路在他心上延伸出了几丝怜悯和同情，她大概满三十岁了吧。

汽车一个急转弯，她猝不及防，一下子歪在了他身上，隔着两层的确良，他们彼此都感到有一种热热的电流由接触部位迅速传遍全身。

他们不约而同地迅速分开了。而他还明显地感觉到臂弯处仍存留着她的柔软和温热，她也觉得肩胛处留下了他的坚实和强硬。

他把脸扭向窗外。灰暗的天空把几颗雨珠儿抛在他面前的玻璃上，纯洁而晶莹，犹如几粒透亮的珍珠，但它们的存在只是短短的一瞬，旋即无声地滑落下去，只留下一道道垂直的水迹，淡淡的，也极快地消失了。眨眼间，又有几颗纯洁而晶莹的雨珠出现在他面前，重复着它们短暂而宝贵的生命。他仿佛悟出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悟出：“前天晚上放的《海滩上》，你看了么？”

“看了。”

“你觉得咋样？”

“不咋样，糟极了。”

“天知道这样差的片子是怎么拍出来的，我没看完一半儿就走了。”

“数我走得最晚。”

“你一直坚持到底了么？”

“没法子的事，我睡着了，我被剧院的同志叫醒时，空荡荡的剧场里只剩我自己。”

他放声笑了起来，她也跟着笑了。

“你的座位是不是二十四排三号？”

“是呵，”她的眼睛完全亮开了，“你怎么知道？”

“我就在你的后排。”他的脸微微泛红了。

她有几分惊讶地盯着他，似乎窥破了他心中的隐秘。她那两盏灯样的目光把他照耀得愈发窘态十足了，他忙掩饰地转过身去。

一丝甜美的笑意浮现在她的脸上。

经过一场拚命的拥挤和一番开拓空间的搏斗之后，她和他往北去的列车上肩挨肩地坐下了。当他满脸是汗地往裤袋里乱掏时，她把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绢塞到了他手里。顿时，几丝惶乱袭上他的心头，而她平静地取出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并把联接着的一团毛线放在他的腿上，若无其事地编织起来。把一位妻子的角色扮演得不留丝毫破绽。

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惶乱得大可不必，与其说周围散布着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毋宁说是一颗颗永远也不会言传的星星，坐在这蒙着深绿色人造革的软座上，同坐在夜色深处的田埂上没有什么差别，可以同样地无拘无束地倾诉。他一下子安稳了不少，把方方正正的手绢展开，轻轻地捂到了脸上，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幽幽地钻进鼻腔。他觉得一种神秘的晕眩犹如陡涨的潮水淹没了整个身心。

“你在想什么？”她把眼波射了过来。

“想在三分场那一段……”

她的脸上掠过一道细微的痉挛。在那一家偏僻的农场里，在那

一间简陋的知青房里，她违心地向那位现在还蹲在监狱里的马黑子献出了最宝贵的贞操，为的是堵住马黑子的嘴巴，不让他宣扬她的“短”——她喜欢上了一條漂亮的尼龙围巾，因为钱不够，在那一刹间，她脑子一热，采取了偷的手段。结果马黑子还是把这事给捅了出去，弄得她声名狼藉。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似乎要把玷污灵魂和肉体的秽气统统吐出来：“当时，我对你的印象不深。”

“一个油渍渍的拖拉机手，你会往眼里放么？”他不无怨恨地发起牢骚，“你们挂着‘知青’招牌，都是金豆子呀，谁也碰不得摸不得。”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与马黑子打架。全分场的人都不缠他的事，你明知不是对手，偏偏去找揍挨，弄得头冒血珠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你并不是那种笨拙的女人。”

她忙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了，对这位当年的拖拉机手，她是在他被马黑子打昏在三分场的饭场里后开始认识的，后来，她和他先后都来到了这座拥有几万人口的小城，街道是那样的少，又是那样的窄，断不了常常碰面。起初，她曾想鼓足勇气与他打个招呼，但一接近他那庄重得近于严峻的面庞时，由自卑而萌生的自尊犹如一把高高扬起的铁锤，把这玻璃球般的念头一下子击得粉碎，陌路人似地擦肩而过后，薄雾似的惆怅就开始在她心房缭绕，或一会儿就荡然无存，或久久也不肯散去。这种感觉和心情等下一次见面时便会发生机械得近于刻板的重演，酷似大海定时涨落的潮汐。

这种潮汐也同样地冲击着他的情感堤岸，当她那灯盏般的眼睛第一次照亮他的心窗时，她正在一趟又一趟地朝马黑子的小房里跑，每逢她从停车场旁的小跑道上蹒跚而过时，他真想冲过去制止她：你怎么跟那种人打交道，不能往陷阱里跳呵！可他到底没冲过去，满身满手的油垢阻止了他。纵然花朵一样的她受到蹂躏后，在他心中凋零了，可这些萎缩的花瓣却永远存在他心灵的一角，除了怜悯、同情、惋惜之外，还有朦胧的情爱，大概今生今世也不会宣泄

给谁人，只有他自己在寂寞的时刻默默地咀嚼这苦涩的橄榄果儿。

不知是列车轻微的颠晃，还是心灵的陶醉，他觉得袭来了阵阵倦意。

她和他走出了熙熙攘攘的火车站。

“去哪儿？”他问。

“听你的。”

他的眼睛里陡生了诙谐和调皮：“住一起吧？”

她吃惊地审视着他，旋即嘴角处便闪出了几丝嘲笑：“你敢么？”

“敢！”

“别忘了你头顶上的官帽。”

“狗屁！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个男人，一个有情有欲的男人！”

她惊讶地发现他的诙谐和调皮消逝了，出现一种火山喷发式的热烈和激动。

对自己这种毫无掩饰的举动，他也暗暗吃惊。面对男女之间的界河，他一向是严守本岸的。他所工作的单位，与其说是现代化的机关，倒不如说是孔夫子的庙堂，谁如果有了花花绿绿的事，就得被一口口唾沫星儿淹死。那天，他意外发现她蹲在马路边上掩面哭泣，自行车越过二、三十公尺后，恻隐之心终于突破了固守的理智防线，他打算问个明白。就在他调转车头快走到她跟前时，迎面来了一位熟悉的同志，他本能地迅速绕开了。机关里捧着茶杯无事干，专门盯着别人嚼舌头的人有的是，他极不想授人以柄，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况且她是全城出了名的女人。漂亮，本身就是一面危险的旗帜，想获取、占有、撕破它的人比比皆是。眼下还远未到为之冲锋陷阵的时候，在逃之夭夭的途中，他脑海里还闪过这样的念头：假若周围不是散布着一颗颗令人恐怖的眼睛，他准会温柔而极有耐心地揩去她的泪珠，如果她情愿的话。

男人都喜欢漂亮的女人，只不过有时是不能或不敢罢了。

他和她走进了一家新建的宾馆，米黄色的七层大楼，够时髦的。

正逢旅游淡季，登记室门可罗雀。值班员一改往常的傲慢，把一张明媚的笑脸从椭圆形的窗户里探了出来：“你们俩住包房吧？”

她不动声色地把脸转向一边，避开了值班员的目光，在掩饰地埋头整理提包的同时，朝他投过咄咄逼人的一瞥。

他的心跳骤然加快了。他清楚只要轻轻点一下头，他和她便可以坦然地同居了，偏偏在这瞬间，他脑海里掠过一个可怕的镜头：一对假夫妻被揭露了，宾馆保卫科挂个长途电话，让他们单位来领人……

确信面前是一对夫妻的值班员，连审看证件的程序也省略了，掂起笔就开包房住宿证。

他如梦方醒，冲上前去：“我们分开住。”

值班员扬起脸，困惑地注视着他们。

她补充道：“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同志。”

值班员连连致歉，把他安排在315，把她安排在601。

在楼梯的拐角处，他轻声打趣：“甭说，搭眼一看，咱俩就是怪像夫妻哩。”

“谁跟你咱！早就看到你的骨缝里了，软面条，胆小鬼！”

“其实……”他已感到懊悔。

“其实什么？刚才你别看我不吭声，我是试探你哩。要是你起歪心，我非让你丢丑不可！”

往常他一人来省城出差，工作之余总喜欢沿着金水河走走，观观这被誉为“外滩”的花花世界的开放程度，用鄙夷、嘲讽并带有几分嫉妒的目光捕捉少男少女们忘情亲吻的镜头，然后再去水上餐厅弄半斤曲酒，发散发散胸中那胀鼓鼓的闷气，一直到很晚才去下榻处。今天，他却一反往常，办完公事就径直奔向这座米黄色的大楼，犹如被强磁力牵拉着的铁屑。

他先登上六楼，拍了拍她的房门，没人。沮丧像火捻迅速点燃了他周身的疲倦，他这才意识到刚才没等电梯的急躁和荒唐，此

刻，显得吁吁气喘了。他拖着沉甸甸的双腿走进洗脸间，拧开水龙头一阵降温后，才失意地回三楼住处。

推开门，浓浓的香味儿扑面而来，是檀香皂、凤凰珍珠霜和女人特有的气息的混合体，林秀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万没想到。

“六楼没水。”

随着她那虚假的表白，他发现桌子上摆着一只女人专用的旅行化妆盒。

“可要打扰你休息了。”

“狠着劲儿打扰吧，我不怕。”他把嗓门压得很低，眼睛下意识地瞄了一下门窗上的玻璃。这窗子开得很低，走廊上的行人稍扭一下身子，便可一览无余地摄取室内的一切。他抓起茶几上的晚报想把玻璃外边的一双双窥探的目光挡住。

“傻瓜，”她制止了他，“你这样做，服务员会多来关照几趟！”

讨厌的雨还在纷纷扬扬地抛洒。

他和她钻进了紫荆山公园，几处窄小的凉亭已被一对对恋人占据。

他和她又冲向一株冠盖厚密的大树，只见一位莽撞的汉子把娇小的女友平托在怀里，女人紧抱着男子的脖颈，两张嘴巴正粘在一起。

她和他怅然地相视一笑，走出了这不属于他们的世界。

哪里有安全的绿洲？哪怕是一处小小的角落。

细雨滋润的街道，在灯光的作用下，折射出刺目的白光，仿佛一条银光闪闪的河，一台台各类型号的车辆、一把把五颜六色的伞在上面游动。

雨打湿了她和他的头发和衣裤。高跟皮鞋水渍渍的，她这双穿惯了平底和中跟鞋的脚，显然还不太适应这新的高度，加上长距离的奔波，致使她往常保持的秀秀气气的走姿，变得有些歪斜了。

“回宾馆吧？”他不情愿地提议。